

名家讲堂

# 文学的力量



石英杰，中国诗歌融创中心常务副主任，“燕赵七子”之一，《诗选刊》保定读创空间主持人，保定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。出版诗集《易水辞》《在河以北——燕赵七子诗选》（合集）《光斑》等，曾获《大众阅读报》年度诗歌奖、荷花

淀文学奖、中国红高粱诗歌奖提名奖等，入选2022、2023年河北文学排行榜。作品见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诗潮》等，多次入选《2024中国诗歌精选》等年度诗歌选本，被《新华文摘》《青年文摘》《读者》等转载。

石英杰

文学的力量在于写作者能破物而入，还能脱物而飞，飞是置身困境中物我两融之后的飞。一破一飞中，心又始终能定，万幻如一。这个“一”就是笔锋，笔尖上饱蘸时间的漫长和空间的无涯，力凝于尖，借笔而出，强可撼岳夺心，弱至锥不能破纸。这种强弱是力的两端，不可分，不必分，也无法分。

## 文字的分量

苏轼在常州临终前，对亲友言：着力即差。四个字重如千斤，是他对一生跌宕起伏的总结。

写作者饱蘸深情灌力以笔之作，回头再看，这种深情往往荒诞，原来自以为是的正确很可能是短见和狭隘之见。这种写作者以为力透纸背的文字大抵轻如鸿毛一文不名。

所以文字的分量，不是力着，是不得不着却着无可着，是对事物的怀疑，是通过否定呈现出来的肯定，这是文学需要发力的地方。那些已被规定好了的或者已然确定的，再用文学表达出来，这样的文字再用力也是无效的。

文学后面常常还跟着一个词叫创作。为创而作。什么叫创？创就是此前没有，是要写作者自己有独特发现再来作，这种作不是描述已知已有，不是给读者答案，是呈现出探索事物的过程中的情绪和思辨，是要读者随写作者对生命和世界探索而共同体验和参与，这种文字是具有写作者鲜明的个人性，这是写作者通过参与和观照时代而具有的个人性。

文字的分量，是一个个体生命置身时代洪流中依凭自己的命运而刻舟求剑，它无关正确与错误，只对深浅负责。文字存在的价值，不是写作者用力大小和当下的某种力量能够决定。任何临时性的判定，都必须接受文学本身和漫长时间的再次拣选和淘洗才能算数。

## 打碎

我在书架上翻书，不慎碰到买回来舍不得用的云南建水紫陶杯。杯落即碎，还没等到用就已夭折，这是它的命，非我所愿。我再珍稀再善护也无济于事。

机缘所致，离合已定。它上一秒钟还完整，眨眼间摔成碎片。它经过了捏合和烧造，经过了你的拣选，经过了快递的搬运，过千山万水奔我而来，在书架上一一直等我，我多次把玩但一直没舍得灌以热茶。

望着这些碎片，我知道终有一日，自己也如此杯会突然碎。碎有什么不好呢？碎就挣脱了有形的束缚，再不用等，不用担心碎，不用再被人必须叫成杯。

要把完整的打碎，我知道它碎得还不够，我应该继续帮它碎，加速它的碎，让它碎得更彻底。

抒情何为？

常常会面对一通残碑或者碑佚之后但传世的拓本而莫名感怀。抒情何为？这种抒情的源头应该追溯到最初刻工的凿尖上。他为谋生而刻石，从未想到过抒情，却在墓志冰冷的青石上留下了深情的印迹，专注于具体，落凿于细微，不虚，不矫饰，其技术中存续了千古之术。

百年之后，即使后人面对的是毁损之物，这种从未寄托过创造者深情的刻石，因其跨越了山海，自然会呈现天

地人之间复杂的关系，不由人不感喟时间的流变，流变中的永存。再高级的抒情，如果只满足了个人或者集体表演的需要，也会因其浅薄而速朽。

## 写作中的真

茶几上放着一袋班章老寨，妻子煮了一壶，抱怨这茶真是不好。我笑了，这也是最初自己对生普的认知。

体会不深，思考不透，笔不锋利，心生惧畏，都会影响到真。面对同样一个事物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，我们的判断可能天差地别。哪一种更真一些？每个人都是以此时此地之我来对他者进行判断，都会自以为“这就是”。

一个真字，没有确址，永无止境，要耗尽写作者的一生。这样还远远不够，你的文字在他和它之间，永远存在着误读误解，而这种误读误解又无时无刻不以“这就是”的面貌而呈现和存在。

## 挖矿

诗可以怨，怨来自写作者的困境。此困境是身体的困境、心灵的困境、社会的困境、自我的困境、时间的困境、空间的困境。

望而不得，得而复失，因而难脱，飞而不能，一个没有困境的写作者的写作是难以想象的。

困境是写作的富矿，写作就是挖矿，在野茫茫和心茫茫中一个人挖，挖矿即挖心。

挖而得法，才能入深。深既考验挖的勇气，也考验挖的能力。你不挖心，他者怎么可能心动？

## 文学的大与小

近日我读到一文倡导写作者要建立大文学观，想起1990年参加保定地区文学讲习班，一师批评有的作者总是盯着小花小草发呆，不把目光聚焦火热的时代，当时深以为然。

现在想来盯着小花小草怎么了？文学的大小有题材的区别吗？诗人要做打工、农民、工业的界定吗？

哪一棵小草不是长在泥土里？每一块泥土都是土地中的一部分，它的贫瘠或者肥沃都会影响到小草的命运，干旱和雨涝会影响到它的命运，羊啃与不啃、锄头锄与不锄会影响到它的命运，天气的骤热骤冷会影响到它的命运。小草从来也不可能离开这个时代。只是写作者如果眼中只能看到小草，而看不到泥土、肥料、天上的雨雪雷暴、自然的人类活动和政治的人类活动，不能从物来反观我，这样的写作就小了，这个“小”是视域的小、视野的窄、体察的浅。

反之，你从草长花谢中去触摸空间和时间，去体察生长的不易、青春的不可留，去探索命运的不可测和时代的变迁，这样的写作怎么会小呢？如果我们为了追求宏大的宇宙观、历史观、时代感而不见一棵小草，这样的“大”很有可能空泛空洞，就像自己揪着头发在天上飞，而脚不屑于落地一样。

## 怎样把诗写好

在涞源一中的讲座上，我说要多读经典，多读优秀诗人的优秀之作，在其中观察表达的技巧以及功夫在诗外，都是面对学生们的戏论、假托之辞。因为诗本不可说，本体都不可说，又如何论断好与坏？所说不不过是硬说，是勉强说。

什么样的诗好，什么样的诗不好？格律是诗吗？韵脚是诗吗？字句是诗吗？这都是诗的一部分。用有固定含义的字词造句谋篇，所探索的都是诗之无形。诗自古没有定论，每一种论断无异于盲人摸象。我们所说的好，只是我们此时认为的好，这个标准是个人化的，也是不可靠的。我们今天说这是一首好诗，明天可能认为这不是一首好诗。我们的论断都是此时此刻执着于自己的观念和认知，这几乎注定是偏狭的、片面的。

那么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写作者是通过写来试探摸索诗歌本身的好与坏，是以有形的文字探索诗歌的无形。诗以其无形而无法说，不可说。这个探索的过程就是写作的过程，是在这个过程中盲人摸象。这头象一直隐身且沉默。如果一定要说，与其说怎么把诗写好，倒不如说如何把诗写得真，写真了，就向好又靠近了一步。真要做到，还谈什么好不好？摸象就是写，不写怎么摸？不摸怎么知？既然只有写才行，写就是了，真写，写真，写不尽就是论不断，写就是写作的意义和价值。

作品赏析

# 坝上春萌

□李方清

坝上的春来得迟，却来得烈。3月的风还带着冬日的余威，卷起枯草碎屑在旷野上疾行。但仔细聆听，风中已夹杂着细微的变化——不再是凛冽的呼啸，而多了几分温润的摩挲，吹在脸上虽仍有凉意，却已卸去了刺骨的锋芒。第一场春雨悄然而至，如丝如缕，洗去漫天尘沙，空气里弥漫着泥土与青草混合的芬芳，这是大地苏醒的气息。

最先感知春讯的是草木。枯黄的草甸之下，嫩芽正攒着劲儿顶破冻土，先是星星点点的鹅黄，再是连片的黛绿，远远望去，如画家在宣纸上晕开的底色。河柳的枝条褪去了灰褐色的沉寂，缀满嫩黄的花序，如一串串明珠在风中轻摆。蒲公英、苦菜、蕨菜等野菜也不甘示弱，争相点缀在田埂地头，水灵灵、绿莹莹，妇女和孩童提着筐子忙着采摘，不胜欢喜。

草原上的生灵也活跃起来。洁白的羊群如蓬松的云朵，在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草甸上缓缓移动，“咩咩”的叫声与牧人的吆喝声交织；健壮的牛马迈着沉稳的步伐，低头寻觅着鲜嫩的青草，脖颈上的铜铃叮咚作响，与微风合奏成田园牧歌。水鸟在解冻的湖面嬉戏，野鸭与鸿雁交颈呢喃，翅尖划过水面，激起圈圈涟漪，将春的灵动播撒在每一处角落。

春耕的田野上，现代机械化种植与传统手工种植在梯田间交织。有的农户驾驶着旋耕机，轰鸣着翻耕土地，翻起的泥土散发着醇厚的香气，那是大地孕育生命的气息；有的农户依旧沿用传统技艺，如村里的“抓籽人”，一迈步播3把，每把9至11颗种子，随着风力调整力度与方向，将混合了农家肥的种子稳稳地甩在墒沟里，株距均匀，线条笔直，那是祖辈传下来的智慧与绝活。

在这片忙碌的田野之外，另一番“春萌”正在悄然崛起。“坝上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”，这风曾是当地人的困扰，如今却成了最宝贵的资源；这里充足的日照，曾让夏日酷暑难耐，如今却转化为清洁的电能。一座座风塔高耸入云，巨大的白色叶片在春风中缓缓转动，捕捉风的力量，将其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电能；一片片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将光能转化为绿色动能。

这些新能源设施，是坝上春日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更是区域发展的新引擎。风机林立，年发电量可达数百亿千瓦时，昔日的“害民风”变成了“富民风”；在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基地，风、光、储、输四位一体的系统高效运行，将不稳定的风能、太阳能转化为稳定的绿色电能，并入特高压主网，输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，点亮千家万户的灯火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“光伏+畜牧”“光伏+种植”的模式让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，光伏板下，牛羊漫步、金莲花盛开，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。当地的风机装备制造制造业也蓬勃发展，自主研发的超感知系统让风机“捕风”能力大幅提升，108米长的大功率风机叶片下线，彰显着中国智造的力量，也为当地人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，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。

风叶旋转的节奏，与春耕播种的节拍不谋而合；光伏板吸收阳光的热忱，与坝上人耕耘土地的赤诚一脉相承。传统农耕与现代新能源产业，在这片春天的土地上相遇、相融，共同书写着发展的篇章。春耕播下的是粮食的种子，孕育的是生存的希望；新能源产业播下的是科技的种子，孕育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两者都遵循着春的哲理——唯有顺应自然、主动作为，方能收获硕果。

这篇散文以“春萌”为眼，将坝上迟来却浓烈的春意写得饱满而富有层次。作者从自然风物写到人文劳作，再延展至新能源产业的崛起，笔触细腻，意境开阔。传统与现代在春日的坝上交织共生，既见土地的生机，也见时代的脉搏，是一篇兼具文学美感与时代气息的佳作。

(点评 祖翠娟)